

人之本性
At the Root
By H.P. Lovecraft

在那些乐于追根究底的人眼中，眼下的这场世界大战体现了不少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质特征，而其中最为深刻的，便是我们为人理想和动物本能间那永难以调和的矛盾。

说起引发如今这旷日持久又波及全球的争战之元凶，我们必须回到四年前。那时，世上大部分文明国家都持如此观念：即我们人类有能力去摆脱原始心性和好斗本能的桎梏，转而以理性和善意去处理国家及种族间的事务。这一错误认知不仅使得厌战主义和其他不良政治风气大行其道，更是在生物学上幼稚可笑，全然站不住脚的。结果，这导致世上最开化的几个地方——其中也包括我们身处的盎撒诸国(Anglo-Saxondom)——纷纷松懈了军备，又将和平的愿望寄托于自我荣誉和条约之上。这些政策为强盗国家积蓄力量，谋划其邪恶野心提供了足足五十年时间。最终我们只得饮下自己亲手酿造的苦酒。

不过过去的已成过去，我们也无力再改变，唯有痛叹曾经的愚蠢并拼尽全力去冒死消灭那莱茵河上的怪物。但是，未来仍在前方，而我们也应负起责任，去防止这一天真想法卷土重来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我们必须坚决抛弃一切对人类抱持天真信任的态度，学会去用科学的冷峻目光分析人类这一物种：我们的本性便是凶残的；只要我们一日为人，这因子便一日不去，而所谓“文明”，也只不过是掩盖于这头浅睡猛兽上的一层薄纱罢了。所以，为了保存这一脆弱的防护，我们只能运用生物学的理论，而非一味地强调道德和社会公义之作用。想想吧，和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而存在的时间相比，我们的文明史长度是多么微不足道呵！正因如此，我们的生物性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以适应文明的思维——那些驱使着古埃及人和亚述人去思考，去争斗，去欺骗的本能如今仍作用于我们身上——我们和古人之间除了外在的肤浅变化外，内里的区别是很小的。

我不否认通过训练与其他方式，人类可以把自己对荣誉，规则和理智的尊重提高到显著的层次，但这样的提升终究是有上限的：一旦越过了这一界限，文明和规范便会让位于原始本性。比方说，若一人或一国渴求某物而不得，它便会首先以争辩或请愿的手段来达到目的；但是如果这一愿望太过强烈，而又迟迟得不到满意的结果，总有一天这人（或国）会舍弃所有约束，不顾一切地去达到目标。说到底，力量的对比是人类每一个抉择背后最深层的考量。这话虽很不中听，却是保护我们及我们之传统不再次受侵扰的唯一屏障。当今社会上有不少人鼓吹在战后解除军备，但这种观点不仅危险，更可以说是毁灭性的。

当我们在战后构建国际秩序和体系时我们必须利用科学的手法，去用可以持久的社会系统来保障文明的持续。只有凭依着现实主义的外交，充分的武装以及全民军训，我们

方可试着去解决这世上的种种困境。自然，这一方法并不完美，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不完善的，而战争也是人类在自然不过的一种行为。但是，至少这样我们将得以把任意一国因贪欲所造成的破坏减至最小，并尽力维持世界政治和社会的长治久安。